



“好想和妈妈一起吃年夜饭”

“我好想和妈妈一起吃年夜饭。”这是8岁的信阳留守儿童陈森的新年愿望。他说，自己和哥哥已经两年没有见到父母了，只是偶尔在电话里听到母亲的声音。

父母在外打工，家庭的重担压在年迈的爷爷和奶奶身上。平时，在这样一个留守儿童家里，祖孙四人的生活很冷清。

晚报记者 孙娟
 实习生 张婷

赚钱供孩子读书

六年前，陈森的父母远赴浙江嘉兴打工，开办了一个不大的废品收购站。

母亲刘晴说，在南方打工很辛苦，生活环境很艰辛，夫妻俩住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内，单薄的窗户还露着一个指头宽的细缝。楼下就是收购站，工厂院内还有压缩废品的机器，天天不停制造着噪音。

每天清晨，两人要走街串巷收废品，中午回来吃一顿再简单不过的午饭，下午小两口要和几个雇用的老乡一起启动机器压缩废品。

废品收购站时刻都有收来的废料，必须有人看管，为此，每年春节小两口并不能同时回家，有时甚至选择不回家。

“其实，今年春节我俩打算都不回去的，但是

儿子在电话里说，妈妈你回来吧。”刘晴说，“如果我回去，丈夫就要自己孤单过节，一边是儿子，一边是丈夫，真的很难选择。”

大年二十八，丈夫悄悄帮她收拾好行李，“逼迫”她必须回家，并把她推上了长途车。

她眼里含着泪和丈夫隔着窗户告别，并叮嘱丈夫道：自己多吃点好的，过年别不舍得。

想和妈妈睡在一起

当得知母亲要回来过年时，小陈森兴奋了好几天，不时望着家门口的乡间小道。他清澈的眼眸中透出一丝渴望，“我好想爸妈，再不回来，我都快忘记他们的样子了”。

大年二十九晚上，陈森扳着指头算母亲到家的时间，一直没敢合眼睡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，见

到了一身疲惫的母亲。

“我要和老妈睡觉。”这是孩子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，这句简单的话足以表达他对母亲的思念。晚上，他幸福地拱进了妈妈的被窝，很温暖。第二天，陈森一直跟在母亲后面，洗菜做饭、挑水打扫，走哪儿跟哪儿，生怕母亲突然不见了。

大年三十晚上，家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，一桌丰盛的年夜饭：熏蒸腊肉、炖鸭子、炒鸡蛋等。

吃完了年夜饭，远在他乡的父亲给两个儿子打来电话：“爸爸想你们，要好好读书啊！”听到爸爸的声音，小陈森抱着电话乱蹦乱跳。

在这个新年，有一件令这家人高兴的事，夫妻俩已积攒了一笔钱，决定今年要在县城买一套房子，回来边做小买卖，边陪伴孩子读书。

也许明年春节，这家人可以一起吃团圆饭了。

列车「春晚」

□晚报记者 辛晓青/文 张德洪/图

张德洪是郑州铁路局客运段的宣传员，今年的大年三十和去年一样，他在奔跑的列车上忙着录制车上的“春晚”。

T255次列车，郑州到广州，下午4点多从郑州发车，张德洪带着他的相机、DV和家人的牵挂上了车，前几天满载的列车，大年三十发车时全车只有365个旅客，而这列车座位就有近3000个，张德洪说：“除夕的晚上还在车上的人，都是回家心最迫切的人，不管到几点，他们都要回家。”

每个除夕的列车上，都有一台“春节联欢晚会”。“节目不管好不好，唱得不管跑不跑调，这台晚会和央视的一样，不可缺少。”张德洪说。

晚上7点20分，列车从信阳站驶出，列车工作人员和旅客们共同演唱了一首《新年好》，一场列车春晚拉开了序幕。一位来自非洲的外国友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唱了新年好，几个小朋友也不甘示弱唱了“小兔子乖乖”等儿歌，张德洪说：“在除夕这个特殊时刻，乘客都格外热情，一个还没唱完，另一个就站起来了。”车厢里热闹非凡，独唱《祝你平安》《一剪梅》《执著》《上海滩》《又见炊烟》《母



亲》《风雨兼程》等，戏曲《甘洒热血写春秋》《红灯记》选段，歌曲联唱《踏雪寻梅》，小游戏等，列车乘务人员和旅客们轮番上台，歌声此起彼伏，精彩纷呈。

各个车厢里的人都拥到这里，当唱到《常回家看看》时，大家不禁眼睛都有些湿润，充

满欢声笑语的晚会一直持续到武昌站。

大年初二，张德洪将节目编辑了一下，初三早晨将节目的视频上传到了优酷网和土豆网，晚上一看，当天的视频在优酷网的点击率达到4.9万人次，而到第二天早晨就达到6.3万人次，“这感觉太好了”。

幸福三叔

□晚报记者 张勤

大年初五，我陪着老爸回乡下看三叔了，安徽阜阳临泉县一个小村庄，紧挨河南。

今年回家，第一眼感觉是村子的颜色变了：大片大片的白色，那是新盖的小楼。有三四年没有回农村老家了，曾经非常熟悉的村庄变化很大，一些记忆中的小路不见了，以前低矮的砖瓦房，都变成了二层或三层小楼。

走到村口，爸爸指给我说：“看，那个小楼就是三叔家。”远远望去，楼顶的太阳能和水塔格外醒目。

三叔家的大门特别气派，宽敞得可以开进去一辆大奔。踏着干净的水泥地面，走进三叔家，抬头看两层小楼，仿佛置身于城市

中的小别墅。院子里有片地坑坑洼洼，没有铺上水泥，三叔说，这是专门留的，明年弄点土，种菜。小楼上一共8间，另有一间厨房和大门过道，厨房上方是个大露台，不锈钢栏杆。

向三叔、三婶和堂弟问好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参观三叔家的新楼。我发现，三叔家洗手有热水，水温固定在30℃；我发现，三叔家有水冲式厕所，水压比城里高多了；我还发现，三叔家有闭路电视，一打开，就是电影频道。

三叔家的小楼是去年夏天盖好的，加上装修一共花了17万元。三叔家有两个孩子，女儿今年21岁，儿子19岁，几乎天天都有来提亲的。

“现在种地不缴公粮，我再打打工，一年

怎么也能收入三四万。”三叔原来在工地上拉土，一天能挣100元。今年他打算考个驾照，开车打工多挣点钱。

他还想尽快给儿子买辆小汽车：“村里有七八辆了。”三叔和三婶说，夏天就给儿子婚房装个大空调。

三叔家前面一个破瓦房是大叔家，大叔的儿子在内蒙古包了家浴池，他们全家搬去了，明年也要回来盖新楼。

三叔家右边一个破院子是小叔家，他们一家都在外地打工，今年也没回来过年，明年，他们也要盖楼。

“我们都商量好了，楼都盖一模一样的。”三叔斟酒。

干杯三叔！干杯明天！

汽车时代

□晚报记者 李萌

在这个新年里，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——年轻的我们已进入“汽车时代”。

我的家乡叶县是一个工商业聚集的县城，家里的人生活还比较殷实。在父辈那一代，私家车走进市民家庭是在2000年之后。而在我们这代80后，也随着父辈们“跑步”进

入“汽车时代”，新年回家一看，在家工作生活的4个表兄弟，都拥有了自己的汽车，甚至不乏20多万元的中级车。

“工作和家庭都需要汽车，大家有了自己的家庭，汽车更成了家里的‘必需品’。”大表弟对我说，以前电动自行车都能满足出行，但如今大家的生活圈子大了，生活条件好了，买汽车也就理所应当了。“车多了，随之带来

的问题也多了。”表弟告诉我，现在县城买车的家庭多了，县城道路受不了了，“过年过节，县城的几条繁华大街根本过不去，小县城也在经受‘汽车时代’的副作用”。

随着越来越多的家电下乡、汽车下乡，很多家庭的“有车梦”也在不断实现。大家表示，不仅要驾车稳稳向前开，生活更要稳稳向前迈进。

石油工人有力量

□晚报记者 刘涛

“头戴铝盔走天涯，头顶天山鹅毛雪，面对戈壁大风沙，嘉陵江边迎朝阳。”

我生长在中原油田，一提油田自然会想到像“磕头虫”一样的抽油机。

一看到它，就感到十分亲切，也十分佩服，它仿佛不知疲惫，永不停歇。

因此，对于石油工人，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。

这次回家过年，中原油田，遇到了一份惊喜。

两位几年未曾谋面的老同学，W君、Z君，均是石油工人，双手变得粗糙，皮肤变得黝黑。

今年两人没有外出打井，大家终于能够聚一块，把酒言欢，言无不尽。

现在他们眼中的油田，就是浩瀚的大漠，荒凉的戈壁。

“不再像以前那样了，我们现在的工作环境比较辛苦。”

W君说，一年到头，没有自己的时间，有了任务必须随叫随到。

去年，他在外蒙古一待就是7个月，也就是在这段时间内，他落下了职业病，变得自我封闭，不爱说话，得了腰肌劳损。

每天工作12~18小时，神经绷得紧紧的，随时面对要发生的一切。

Z君说：“最无聊的是看井，最难受的是想念亲人，最对不起的是媳妇。”

他们说，做一名石油工人，要说发牢骚是发不完的，不说干活多脏多累，井上的噪声和危险程度，就有说不完的委屈。

他们说，辛苦是自然的，却有回报，现在的待遇与10年前相比，有着天壤之别，如果能够出国打井，拿到手里的全是美元。

他们说，他们经历过灾难性的井喷，结交了天南地北的朋友，经受过针扎似的寂寞的折磨，所以他们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。